

野  
容  
叢  
書

1 曾 5  
119  
/





門 1 節  
號 119  
卷 1

藏北  
本五

印

野客叢書叙

宋王勉夫氏身不芳華之選史遂佚其名  
特其自命野客而當時都以講書君稱之  
疑亦隱君子之流至讀其叢書而卒業焉  
而後始知其為博雅聞人也余性癖古屬  
者郡縣飛檄且徵士而呶唔之暇手叢書

印

印



不置客謂余曰子豈其嗜古者乎奈何不  
上下西京建安六季間顧以鉛槧之業倦  
而求伸于宋乎且老子生于周尚以不及  
觀古為恨安取近代為則客亦未見夫叢  
書者也叢書所載大要皆古人經史典墳  
平分按斷至于重淵碑版俞兒畢方貳頁

倭囊專車之骨之屬靡不糾核而兩存其  
誕信也者安得而不謂之古人乎亡論近  
禩眉山父子即上而昌黎河東再上而子  
長子孟堅日暮遇之我知其把臂入林也客  
歲余在吳閩肆中得其抄本十二卷較舊  
板三十卷更簡逸爾雅吾與其使芟者及



餘者之並存而盡屬曾魚紙繆之不可甚  
解毋寧存什一于千百而劉覽暘辨若良  
金之在鎔乎則余所以尚友勉夫氏而如  
見其生平者也勉夫諱楸吳之長洲人別  
有巢睫稟筆如千卷惜不槩見云

秀州張昞元歿書時萬曆癸卯上巳日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帙俱滿旅  
寓高沙始命筆吏下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  
卷且之曰野客叢書并竈拘墟稽考不無疏鹵  
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臆  
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穆長洲王楙書  
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  
間有暗合不免為之竄易轉為為吏筆舛  
譌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林再書於儀真郡齋之  
平易堂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一

宋 長洲 王楙 輯  
明 繡水 張昞 閱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  
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  
露二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獮來朝此漢極盛時  
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鰲於甲觀



畫室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  
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  
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  
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  
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  
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  
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  
事也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

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  
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  
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  
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  
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  
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



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一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落英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及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



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憐  
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  
作賦弔原有鎮鏹為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  
珍蕭艾於重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  
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  
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  
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  
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

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  
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  
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  
及理之論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  
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  
正耳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



朗氣清自是秋景上云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為

證正與此合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已子為不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發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鼎俎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



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  
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  
項羽不意太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炎涼世態

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  
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  
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

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  
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自見文乎客曰生必有  
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  
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看爭門而入日  
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  
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  
與此二事同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  
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  
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  
小女年十一一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

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  
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碁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  
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  
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  
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  
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告



兒女子為家門累者不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

文無害

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史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史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

曰賢牧分挾文而無害正與此同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推破盧罌也但當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壘土所築形如銀盧以居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



黃公酒廬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竊成傳未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  
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  
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  
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  
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  
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

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  
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  
由輩同官遂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  
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  
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  
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



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  
 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  
 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  
 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  
 文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  
 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  
 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  
 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

有如此異者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  
 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為廷尉  
 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



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  
龔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為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  
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  
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  
象其當時亡聊之况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  
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

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  
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  
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  
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  
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  
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



作平聲用按庭實詩夜未央注云夜未央渠央渠  
 其據切當呼遠只此一音謂夜未遠盡也古樂  
 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遠央  
 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  
 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  
 透並合呼遠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  
 若漢班史作何遠不若漢益可驗也

甲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甲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甲者甚  
 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  
 宜事文帝曰甲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  
 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  
 稱善所謂甲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  
 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  
 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  
 甲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



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

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王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王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



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主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以上領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

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為至齊梁之



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一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



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  
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  
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  
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筆事孝  
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  
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

將軍麒麟画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  
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  
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  
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  
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  
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嘗時  
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  
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



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  
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  
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內而  
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為外而以親附百姓為

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  
未敢以為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  
就二更請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  
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  
以上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  
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



此吏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哀力薦於簡  
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  
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  
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  
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  
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  
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疎而無術與  
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劔浩之出

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  
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  
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  
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  
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  
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  
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胷中  
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



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  
恥如此尤可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  
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  
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  
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

率邇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邇聽者  
風聲漢書作聽邇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

軍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  
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聽馳車轂擊之語其  
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總表邇聽前事沈  
約啓邇聽所未書

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  
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



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  
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徵  
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章其儀可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  
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  
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  
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  
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

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  
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  
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  
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  
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  
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  
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  
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



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  
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  
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  
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  
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

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  
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  
拾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  
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  
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  
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  
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  
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  
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  
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  
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  
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  
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

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  
尊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  
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醲者耳非謂好飲甜  
酒也且以樂夫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  
飴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飴黏盞杓曰  
宣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  
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  
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



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  
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  
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  
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  
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  
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  
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  
峽魚美可餽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大如碑額題齊故女侍  
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  
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  
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  
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又之妻  
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  
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



夫臣下妻毋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毋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束縕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毋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毋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毋

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箠而詰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至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



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  
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  
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  
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辟  
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  
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  
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  
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  
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  
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  
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  
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  
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  
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  
則何買田宅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



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  
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驥  
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  
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  
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  
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  
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  
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  
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也禮記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  
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為非嘉祐  
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祗供特牛  
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  
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



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  
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  
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  
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  
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一大繫肘顛既出又上  
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  
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  
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  
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  
顛表救已殷勤欵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此顛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



顛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  
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  
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  
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  
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  
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  
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死而後方知向者詭  
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

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  
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  
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  
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  
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旂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

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



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臬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

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自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  
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  
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議  
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  
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盜飲亡何史記謂曰  
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

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太何新書謂太  
譴太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為  
正文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  
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為譙呵也  
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寘渾  
漢書謂禽黎為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  
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  
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五卦知其字文而為魯之耳  
歸臨臨臨常樂對也引來四日臨臨其  
夫善聞命樂為所表對也引來四日臨臨其  
又收又臨臨大德軍出臨戰對書四日臨臨其  
臨臨其也臨臨不臨其臨臨其也  
五又收對書臨臨其也引來四日臨臨其  
臨臨其也引來四日臨臨其也引來四日臨臨其  
臨臨其也引來四日臨臨其也引來四日臨臨其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二



宋長州勉夫王楙著

明繡州元弢張炳校

暴勝之

武帝未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  
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  
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  
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



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  
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  
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  
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  
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  
應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

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  
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  
竄迹隱迹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  
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  
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 爰盎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  
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蓋欲以錯惡密啓



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  
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卽私邪吾不受私盜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  
客而請間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  
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盜日夜從史之故奈  
何帝爲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盜  
有以誤之乎盜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  
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

以盜薦上上召見盜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  
機盜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盜之請間無非  
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盜亦  
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盜肯蹈故轍  
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  
下無第一手也

尚書牴牾

尚書本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本傳爲周公



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太  
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  
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  
雨以風禾盡偃太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  
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太傳與  
經牴牾多矣豈惟太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  
亦多不同王嘉秦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  
夫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

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  
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教字與教字意甚  
相遠而教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  
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  
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  
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  
而揚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  
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

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枉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



太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



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  
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  
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  
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  
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  
道術之上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  
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  
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  
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飄然  
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  
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  
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  
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  
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



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  
謂一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  
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  
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  
聞後漢馮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

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  
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  
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一家而前書  
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  
而莫知此也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  
為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



王生爲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

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



恐天下學士矜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眾人匆匆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 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



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齊隨筆亦引元白

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余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幾半余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



牡丹舒元輿序謂西湖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  
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  
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  
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  
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  
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  
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蕊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蕊  
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巨野唐昌所產  
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  
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  
招隱玉蕊花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  
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玩始得名又  
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  
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



同玩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  
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蕊詩序云此花因王  
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蕊一花相近而名字  
不同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蕊卽后土瓊花也  
若然則玉蕊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  
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  
夫詩話與隨筆之說同

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  
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壘三用青子字不  
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  
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  
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  
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  
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  
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揚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記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

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亮傅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綠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



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及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按此誤不但見於石晉之時六朝已然矣南史何敬容為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毋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

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一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為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馮唐

漢武至郎署見顏駟鬚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此事與馮唐絕類白帖



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兩君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嘗爲馮唐用也

廟諱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翰所書茅君碑謂大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一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釋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

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綠沉鎗

周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



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所  
沉邪竹坡又謂以綠沉為精鐵則金鎖甲當是  
何物不知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  
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  
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為綠所沉固已甚  
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尤為不通古之所謂  
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  
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

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  
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  
是指弓也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  
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  
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為竹見亦  
未廣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  
之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  
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



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數奇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專門使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此詩誤用天幸事回

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杜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鬱駝眉之都尉數奇見猎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麥秋

湘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  
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  
謂之秋取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百穀各  
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  
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王氏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  
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余謂良不考究妄為  
之說蓋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  
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  
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  
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  
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  
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



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陳再從兄弟皆曩首曾  
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自導至襄九世立  
傳著在國史自洽至熹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  
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  
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校  
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稹所記併著

於此其一曰仁廟女充國大長公主降李璋璋  
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  
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閣者報  
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  
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途生今太后  
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  
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  
說如此其二則朱稹所記一曰熙寧三年余侍



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  
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  
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  
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  
卒於臨江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  
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郊道光  
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  
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

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卽此爲  
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  
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  
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  
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  
淤濁遂命而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  
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蔽  
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中和樂職

近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余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

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



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至之優游詠中  
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  
當用者

宮殿

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灯排盡未成  
眠豈有與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  
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  
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

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  
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余謂二詞正所  
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使言高烧圍燭貴則  
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言斯可  
矣

作佐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  
方言爲之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



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  
 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  
 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  
 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選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選  
 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  
 措耳又茗溪漁隱引老杜王人送客何所作此  
 語已先退之用矣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

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  
 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文為郎別  
 厝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  
 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誌引皮日休詩  
 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  
 詩即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  
 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又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  
 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舌已然矣毛詩侯祝侯



作字作詛字讀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則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下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入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

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嫖姚

茗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



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一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

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壘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鑿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



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見有  
作法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  
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

露盤

雜素雜記載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  
鐘簾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  
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露盤  
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

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  
詔官官率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  
殿前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  
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  
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為青龍九年八月  
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  
則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



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若溪漁隱  
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  
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  
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

譏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  
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  
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  
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  
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  
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  
榴詩曰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若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則後山談何容易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

弋人何篡

三山老人云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一本作篡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又嫌弋者篡後漢逸民傳序云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注篡本作篡法言篡宋衷注曰篡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篡乃是篡字又非篡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篡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